

(法) 米歇尔·福柯 著

Michel Foucault



magritte

Ceci n'est pas une pipe

这不是一只烟斗

漓江出版社

这不是一只烟斗

Ceci n'est pas une pipe

Michel Foucault



(法) 米歇尔·福柯 著

邢克超 译

漓江出版社

Ceci n'est pas une pipe

Par Michel Foucault

© Éditions Fata Morgana 1973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2-15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不是一只烟斗/(法)米歇尔·福柯著;邢克超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2. 10
ISBN 978-7-5407-5899-8

I. ①这… II. ①福… ②邢… III. ①马格利特, R. (1898 ~ 1967) — 绘画 — 艺术哲学 — 研究 IV. ①J20-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3504 号

责任编辑:吴晓妮

装帧设计:李星星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字数:45 千字 印张:4.375 插页:4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88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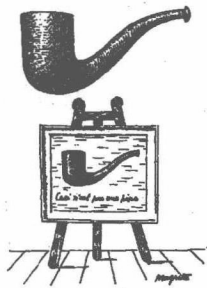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这不是一只烟斗

- 这儿有两只烟斗 1
- 被解体的图形诗 9
- 克利,康定斯基,马格利特 35
- 语词无声的工作 43
- 确认的七封印 57
- 绘画不是确认 75
-
- 勒内·马格利特的两封信 80
- 这不是福柯 / 刘云卿 87
- “看”的考古学 / 杜小真 97

VOICI DEUX PIPES

这儿有两只烟斗



第一个版本,我想是作于 1926 年,是一只精心绘制的烟斗,下方(用可以在小学生练习本页眉,或者实体教学 [*leçon de choses*] 后黑板上看到的作为示范的修院体,规规矩矩、一丝不苟、有些做作地)这样写着:“这不是一只烟斗。”

另一个估计是最近的版本,可以在《远方的黎明》¹中找到。同样的烟斗,同样的语句,同样的字体。但是,文字和图形没有并置在一个既无边界又无特指的随意空间里,而是位于三脚架上的画框当中,架子置于地面,地板条纹清晰可见。在上方,是一只与图中所画完全一样的烟斗,只是要大上许多。

¹ *Aube à l' Antipode*, 由马格利特作插图的一本书。——译注

第一张画的不妥之处仅在于它的简单，第二张则明显增加了人为的不确定。竖在三脚架木钉上的画框，表明这是一位画家的作品，已经完成，展现在那里，写有向可能出现的观众说明或解释该作品的语句。但是，确切地讲，这种既非作品名称亦非其图像一部分的幼稚的书法，其他所有能表示画家存在的迹象的缺乏，整个画面的质朴，宽宽的地板条，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想到一间教室里的黑板：可能抹布很快就会一下子擦掉图画和文字，也可能只擦掉其中一个，以纠正“谬误”（画出真正不是一只烟斗的某件东西，或者写上一句话，确认[*affirmant*]这确实是一只烟斗）。难道是被一个动作消除在白色粉末中的暂时差错（就像人们在谈到曲解时所说的一个“笔误”）？

但这还仅仅是最次要的不确定，还有其

他一些：有两只烟斗。是不是更应该说，这是关于同一只烟斗的两张画？还是一只烟斗和它的图，或者是各自再现（représentant）一只烟斗的两张画，或者是两张画中一张再现一只烟斗而另一张不再现烟斗，或者是两张既不是烟斗也不再现烟斗的画，或者是一张再现的不是一只烟斗而是画有一只烟斗的另一张画？这只烟斗画得无可挑剔，以至于我不得不发问：和画板上那句话有关系的是什么呢？是紧接其上的画面吗？“请看黑板上组合在一起的这些线条，尽管它们正像是（ressembler）其上方所展示的东西，不差毫厘，极为忠实，但也是枉然。请不要弄错，烟斗是在上面，而不是在这种初级的书法当中。”但是，这句话可能恰恰指的是这只变了形的、飘浮的、想象中的烟斗——对一只烟斗的简单梦幻或想象。所以，应当说：“一定不要在上面寻找一只真正的烟斗，那是关于

烟斗的梦，而应当被视为明显实在的，是画板上那张清晰准确的画。”

但是，这仍然令我震惊。画板上——是木制黑板还是着色画布并不重要——再现的烟斗，即“下面”这只，被牢牢地限制在一个有明显标记的空间里：有宽度（书写的文字、画框的上下沿），有高度（画框的边、支架的腿），有深度（地板的缝隙），是一个坚固的牢狱。但是，上面那只却没有坐标。巨大的尺寸使它的定位不清晰（其效果与《角斗士之墓》[*Le Tombeau des lutteurs*]恰恰相反，在那幅画中，庞然大物被置于极确切的空间之中）：是因为过大的它位于图画的前方而把此图远远地推向自己后面？还是因为它像一种挥发物，一种刚刚从图画中挥发出来的气体——带有一只烟斗的形状并与之同样丰满，因而与之相对并相似地出自烟

斗的烟雾(根据《阿格纳战役》[*Les Batailles de l'Argonne*]系列画作里可以看到的气体与固体的同一类比和对照作用),正好盘旋在画架的上方?还是可以极而言之,假设它位于画板和支架后面,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大,是被拉向了纵深和内部,正在撑破画布(或画板),在一个从此便没有标志的空间里慢慢向无限扩张?

不过,对于这一不确定,我甚至也不能确定。或者更准确地说,在我看来十分值得怀疑的,是上方烟斗没有定位的飘浮和下面烟斗的稳定之间的简单对立。如果再靠近一些,可以很容易地看到,画装在画框里,画框放在三角架上,后者的腿放在其粗糙程度清晰可见的地板上,腿的底部并不平整,接触面只是三个细尖,它们使略显粗大的整体失去了全部稳定性。如果突然发生坍塌,

三脚架、画框、画布或画板、图画、那句文字都轰然倒下，会怎么样？木头断裂，图形成碎片，那句话的字母也被拆开，而且可能无法重新组合成词语——所有这一切七零八落地散在地上，而上面那个没有尺寸、没有标志的大烟斗，仍停留在它那气球一样无法触及的静止当中？

LE CALLIGRAMME DÉFAIT

被解体的图形诗

Ceci n'est pas une


马格利特的画(就目前而言,我只说第一个版本)像从植物学教科书中借取的一页那样简单,是一张图和一句为之命名的文字。没有什么比认出画成这个样子的烟斗更容易,没有什么比读出“烟斗的名字”(le nom d'une pipe)更容易——我们的语汇会替我们做得很好。不过,使这张画显得奇特的,不是图像和文字之间的“矛盾”。一个有力的原因是,只可能在两个话段之间,或者在同一个话段之内,存在着矛盾。可是,我在这里只看到一句话,而且它不会产生矛盾,因为这句话的主语是一个简单的指示代词。说此话谬误,那么难道是因为它的“所指对象”——很明显是一只烟斗——没有对此加以证实?但是有谁能认真地告诉我,文字上方线条交叉起来的集合是一只烟斗?是不是应当说,哦,上帝,这一切既愚蠢又简单,这句话完全正确,因为很明显,再现烟斗

的那张画本身并不是一只烟斗？但是，有一种语言习惯：这张画是什么？这是一头小牛，这是一个正方形，这是一朵花。这个古老的习惯并非没有根据，因为像这样一张如此简单，如此教学式的图画的全部功能，就是让人识别，就是明白无误毫不犹豫地让它所表现的东西得以显现。它徒然在纸上留下了一点铅粉，或者在黑板上留下了一层薄薄的粉笔屑，而没有像箭头或手指一样“指向”可能位于较远处或其他地方的某只烟斗；它是一只烟斗。

令人困惑的是，无法避免把文字和图画联系起来（就像指示代词、烟斗一词的含义、图像的相似性[*ressemblance*]引导我们所做的那样），而且也无法确定一个角度，来判定这句论断究竟是正确、谬误还是矛盾。

我不能摆脱这样一种想法：结果的简单性使一种活动变得不可见，但只有它才能够解释该结果所引起的那种模糊的不安，而魔法就存在于这种活动之中。这种活动就是马格利特秘而不宣地构建，然后又精心拆散的一首图形诗¹。图形的每个部分，它们的相互位置以及关系，都衍生于这个一旦完成便立即被取消的活动。我认为有必要假设，在这幅画和这些文字背后，在一只手随便写出什么之前，在画板及其上面的烟斗图形成之前，在它上面飘浮的大烟斗出现之前，一首图形诗已经形成并随后解体。这里有失败的证明和反讽意味的痕迹。

在它上千年的历史中，图形诗有三重作用：补充语词的不足，不借助修辞进行重

¹ calligramme, 指词句排列呈图形状的诗作, 又译画诗。图形诗最著名的实践者为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 (Guillaume Apollinaire)。——译注